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欒城集卷三十六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胡鈺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王元灝

欒城集卷三十六

宋 蘇轍 撰

右司諫時論事十首

論臺諫封事留中不行狀元祐元年二月十四日

右臣伏見皇帝陛下以至孝純仁承統踐阼太皇太后陛下以聰明睿智親攬庶政二聖協德以幸天下未朞歲而敝事稍去寛政復行元元之民免於流離之患蒙

更生之福海內釋然無意外之憂不勝幸甚伏惟陛下
恭謹祇畏發於天性猶復選於羣臣增廣諫員求直言
以自助天下之士聞風相慶臣實何人得於今日備位
於此然臣聞帝王之治必先正風俗風俗既正中人以
下皆自勉以為善風俗一敗中人以上皆自棄於惡則
臣下朋黨蕃殖易以為非蓋邪正盛衰之源未有不始
於此者也昔真宗皇帝臨馭羣下奬用正人一時賢雋
爭自託於明主孫奭戚綸田錫王禹偁之徒既以諫諍

顯名則忠良之士相繼而起其後耄期厭事丁謂乘間將竊國命而風俗已成朝多正士謂雖懷姦慝而無與同惡謀未及發旋即流放仁宗皇帝仁厚淵嘿不自可否是非之論一付臺諫孔道輔范仲淹歐陽脩余靖之流以言事相高此風既行士耻以鉗口失職當時執政大臣豈皆盡賢然畏忌人言不敢妄作一有不善言者即至隨輒屏去故雖人主寬厚而朝廷之間無大過失及先帝嗣位執政大臣變易祖宗法度下至小民皆知

其非而卿士大夫從風而靡則風俗之變於此見矣是時惟有呂誨范鎮等明言其失二人既已得罪臺諫有以一言及之者皆紛然逐去由是風俗大敗無一人復正言者天佑皇室啟迪聖德臨政未幾而以言路為急天下竦然思見祖宗遺俗然臣自至闕廷聞臺諫封事一切留中不出既不施行又無黜責臣不勝憂疑夫朝廷所以待臺諫者不過二事言當則行不當則黜其所上封事除事干幾密人主所當獨聞須至留中外並須

降出行遣上所以正朝廷之紀綱使無費職業下所以全人臣之名節使無負公議若當而不行不當而不黜則上下茍且廉恥道廢風俗衰陋國將從之臣願陛下永惟邪正盛衰之漸始於臺諫修其官則聽其言言有不當隨事行遣大者可黜小者可罷使風俗一定忠言日至陛下垂拱於上羣臣肅雍於下則太平之治可立而待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天下幸甚謹録奏聞伏候
敕旨

久旱乞放民間積欠狀十五日

右臣伏見陛下以久旱憂勞禱請勤至自冬歷春天意未荅宿麥枯瘁灾害廣遠民自近歲皆苦於重斂儲積空匱若此月不雨饑饉必至盜賊必起保甲之餘民習武事猖狂嘯聚為患必甚而陛下所以應天動民未有其實臣竊見去年赦書蠲免積欠止於殘零兩稅至於官本債負出限役錢皆不得除放民有破蕩家產父子流離衣食不繼有死而不可得者買撲酒坊先因實封

投狀爭氣務勝競設高價既得之後利入微細不能出辦違限不納加以罰錢至於籍沒家產杻械生蟣虱而不得脫者臣願陛下降哀痛之書應今日以前民間官本債負出限役錢及酒坊原額罰錢見今資產耗竭實不能出者令州縣監司保明除放使民得再生以養父母妻子朝廷弃捐必不可得之債以收民心民心悅附甘澤可致雖使天道幽遠雨不時應而仁澤流溢亦可以化服強暴消止盜賊臣謹案漢書文景宣元之間屢

民之疲病每歲輒弛租稅減筭賦自損以厚下民戴其澤
中遭王莽之變皆謳吟思漢漢已絕而復續夫漢世平
安之日猶蠲必得之常賦以惠民而況當今旱勢未止灾
害方作前件欠負皆勢不可得柰何靳而不興哉伏願
陛下斷自聖心特降手詔無使有司吝於出納以廢格
聖澤則天人不遠宜有善應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貼黄臣竊見近年貪刻之吏習以成風上有毫髮之
意則下有丘山之取上有滂沛之澤則下有涓滴之

施如先帝向時為瀘南用兵兩川應副疲極特放五等人户賦税而東川路轉運司公行格沮只放三等以下緣累經大赦不敢論列如此之類朝廷雖累行戒敕終恐不改若行臣此奏即乞痛賜約束如監司敢有違戾許州縣官吏具事實封聞奏

論罷免役錢行差役法狀十六日

右臣伏見門下侍郎司馬光奏乞罷免役錢復行差役舊法奉旨依奏施行臣竊謂近歲所行新法利害較然

其間免役所系尤重朝廷自去秋已來改更畧盡惟此一事遷留不決民間傾聽想聞德音臣竊料此事既行民間鼓舞相慶如饑得食如旱得雨比之去年罷導洛市易鹽鐵等事其喜十倍非至仁至聖至明至斷誰能行此然臣有愚慮盖朝廷自行免役至今僅二十年官私久已習慣今初行差役不免有少齟齬不齊譬如人有重病不治必死醫者用藥攻療必有瞑眩不寧要須病去藥消然後乃得安樂今中外用事臣寮多曰新法

進用既見朝廷革法宿敝心不自安必因差役之始民間小有不便指以為言眩惑聖聰敗亂仁政兼臣竊覩司馬光前件劄子條陳差役事件大綱已得允當然其間不免疎畧及小有差誤執政大臣豈有不知若公心共濟即合據光所請推行大意修完小節然後行下今但備録劄子前坐光姓名後坐聖旨依奏其意可知自今以往其必有人借中外異同之論以揺動大議臣願陛下但思祖宗以来差役法行民間有何患害近歲既

行免役民間之敝耳目厭聞即差役可行免役可罷不待思慮而决矣伏乞將臣此奏留中不出時賜省覽苟大法既正縱有小害隨事更張年歲之間法度自備臣踈遠小臣初蒙擢用輒此深言罪在不赦但念臣初無左右之助諫垣之命出自聖意不敢自同它人更存形迹冒昧陳聞惟陛下裁幸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貼黄臣竊詳差役利害條目不一全在有司節次修完近則半年遠亦不過一年必有成法至於鄉户不

可不差役錢不可不罷此兩事可以一言而決緣所
在役錢寛剰一二年間必未至闕用從今放免理在
不疑前來司馬光文字雖有役錢一切並罷之文又
却委自州縣監司看詳有無妨礙臣竊慮諸路為見
有此指揮未敢便行放罷依舊催理則凶歲疲民無
所從出或致生事欲乞特降手詔大略云先帝役法
本是一時權宜指揮施行歳久民間難得見錢已詔
有司依舊差役所有役錢除坊郭單丁女戶官戶寺

觀依舊外其餘限詔到日並與出牓放免其去年已前見欠役錢具數聞奏未得催理聽候指揮

論蜀茶五害狀二十四日

右臣伏見朝廷近罷市易事不與商賈爭利四民各得其業欣戴聖德無有窮已唯有益利秦鳳熙河等路茶場司以買賣茶虐害四路生靈又以茶法影蔽市易販賣百物州縣監司不敢何問為害不細而朝廷未加禁止臣聞五代之際孟氏竊據蜀土國用褊狹始有榷茶之

法及藝祖平蜀之後放罷一切橫斂茶遂無禁民間便之其後淳化之間牟利之臣始議掊取大盜王小波李順等因販茶失職窮為剽刼兗𤄫一扇兩蜀之民肝腦塗地久而後定自朝廷始因民間販賣量行收稅所取雖不甚多而商賈流行為利自廣近歲李杞初立茶法一切禁止民間私買然猶所收之息止以四十萬貫為額供億熈河至劉佐蒲宗閔提舉茶事取息太重立法太嚴遠人始病是時知彭州呂陶奏乞改法只行長引

令民自販茶每茶一貫出長引錢一百更不得取息得
旨依奏民間聞之方有息肩之望却差孫逈李稷入川
相度始議極力掊取因建言乞許茶價隨時增減茶法
既有增減之文則取利息依舊由是息錢長引二稅並
行而民間轉不易矣而稷等又益以販鹽布乃能增額
及六十萬貫及李稷引陸師閔共事又增額至一百萬
貫師閔近歲又乞於額外以一百萬貫爲獻朝廷許之
於是奏乞於成都府置都茶場客旅無見錢買茶許以

金銀諸貨折博為名多遣公人牙人公行拘攔民間物
貨入場賤買貴賣其害過於市易又以本錢質典諸物
公違條法欺罔朝廷蓋茶法始行至今法度凡四變矣
每變取利益深民益困弊然供億熈河止於四十萬貫
其餘以供給官吏及非理進獻希求恩賞而害民之餘
辱國傷教又有甚者也夫逐州通判本以按察吏民諸
縣令佐亦以撫字百姓而計筭息錢均與牙儈分利至
於監茶之官發茶萬馱即轉一官知縣亦減三年磨勘

國之名罷輕以與人遂使貪冒滋章廉耻不立深可痛
惜又按盜賊之法贓及二貫止徒一年出賞五貫今民
有以錢八百私買茶四十斤者輒徒一年出賞三十貫
又遞舖文字事干軍機及非常盜賊急脚遞日行四
百里馬遞日行三百里違二日者止徒一年今茶遞往
還日行四百里違一日輒徒一年立法太深茍以自便
不顧輕重之宜蓋造立茶法皆傾險小人不識事體但
以遠民無由伸訴而他司畏憚不敢辯理是以公行不

道自始至今十有餘年矣臣竊聞朝廷近日察知其弊差官體量然猶恐未知其詳臣今訪聞稍得其實謹具條件五害如左

其一曰益利路所在有茶其間邛蜀彭漢綿雅洋等州興元府三泉縣人户以種茶為生自官榷茶以来以重法脅制不許私賣抑勒等第高稱低估遞年減價見今止得舊價之半（乞委所差官取榷茶至今逓年所估價例對定即見的實）茶官又於每歲秋成糴米高估米價强俵茶户謂之茶

本假令米石八百錢即作一貫支俵仍勒出息二分春茶既發茶户納茶又例抑半價兼壓以大秤所掯又半謂青苗茶元條園户茶一百斤許收十斤市例內一半入官一半用饒潤客旅今逐場一百斤有收至二十餘斤出剩者往往却偽作園户中茶虚旁支出官錢入已近年邛州常有此獄又有見出剩數多陰與客旅商量納賂不貲指教出賣者及至賣茶本法止許收息二分今多作名目如牙錢打角錢之類至收五分以上買茶商旅其勢必不肯多出價錢皆是減價虧損園户以求易售又昔日官未榷茶園户例收晚茶謂之秋老黄茶不限

早晚隨時即賣榷茶之後官買止於六月晚茶入官依條毀棄官既不收園戶須至私賣以陷重禁此園戶之害一也

其二曰川茶本法止於官自販茶其法已陋今官吏緣法為姦遂又販布販大寧鹽販磁器等物并因販茶還脚販解鹽入蜀所販解鹽仍分配州縣多方變賣及折博雜物貨為害不一及近歲立都茶場緣折博之法拘攔百貨出賣收息其間紗羅皆販入陝西奪商賈之利

至於買賣之餘則又加以質當去年八九月間爲成都買撲酒坊人李安典糯米一萬貫每斗出息八錢半年未贖仍更出息二分其他非法類皆如此今四方蒙賴聖恩罷去市易抵當之弊而中茶官獨因緣茶法潛行二事使西南之民獨不蒙惠澤此平民之害二也

其三曰昔官未榷茶陝西商旅皆以解鹽及藥物等入蜀販茶所過州軍已出一重稅錢及販茶出蜀兼帶蜀貨沿路又復納稅以此省稅增羨今官自販茶所至雖

量出税錢比舊十不及一縱有商旅興販諸處税務畏憚茶司又利於分取息錢例多欺詐以税為息由此省税益耗假有作税錢上歷歲終又不撥還轉運司但添作茶官歲課公行欺罔訪聞元豐七年八月陸師閔劄子奏茶司全年課利内有一項係茶税錢又茶官違法販賣百物商旅不行非為税虧兼害酒課蜀中舊使交子惟有茶山交易最為浩瀚令官自買茶交子因此價賤舊日蜀人利交子之輕便一貫有賣一貫一百者近歲止賣九百以上此省課之害三也

其四曰蜀道行於溪山之間最號險惡般茶至陝西人力最苦元豐之初始以成都府路廂軍數百人貼鋪般運不一二年間死亡畧盡茶官遂令州縣和雇人夫和雇不行即差稅户其搔擾不可勝言（劉庠知永興日有澤州般茶人以疲勞不堪告訴庠令取狀在案判云候本府顧人般茶日呈後來永興即不曾雇人）後遂添置遞鋪十五里輒立一鋪招兵五十人起屋六十間官破錢一百五十六貫葢以民力僅乃得成今已置百餘鋪矣若二百鋪皆成則是添兵萬人衣糧歲費二十萬貫見

招塡不足旋貼諸州廂軍逐州闕人百事不集又茶遞一人日般四馱計百餘斤回車却載解鹽往還山行六十里稍遇泥潦人力不支逃匿求死嗟怨滿道至去年八九月間劒州劒陽一鋪人全然走盡沿路號茶鋪為納命場此遞鋪之害四也

其五曰陝西民間所用食茶蓋有定數茶官貪求羨息般運過多出賣不盡逐州多虧歲額遂於每斤增價俵賣與人元豐八年鳳州准茶官指揮每茶一斤添錢一

百其餘州郡准此可見又茶法初行賣茶地分止於秦鳳熈河今遂東至陜府侵奪蠟茶地分所損必多此陜西之害五也

五害不除蜀人泣血無所控告臣乞朝廷哀憐遠民罷放榷法令細民自作交易但求税錢不出長引止令所在場務據數抽買博馬茶勿失朝廷武備而已如此則救民於網羅之中使得再生以養父母妻子不勝幸甚如朝廷以為陜西邊事未寧不欲頓罷茶事即乞先弛

榷禁因民販茶正稅之外仍收長引錢一歲之入不下數十萬貫以見今長引錢數計之可見而商旅通行東西諸貨日夜流轉所得茶稅雜稅錢及酒課增羨又可得數十萬貫以未榷茶以前及榷茶後來年分自蜀至陜西沿路酒稅務歲課較之可見而罷置茶遞無養兵衣糧及官吏緣茶所費息錢食錢之類其數亦自不少則榷茶可罷灼然可見若異日西邊無事然後更罷長引錢如舊收稅而止然臣再詳師閔所營茶利雖使之裒斂一一如數止於二百萬貫無復贏餘矣若以

前件茶引茶稅雜稅酒課等錢約七八十萬貫折除即止約有利一百二十千餘萬貫若更除茶遞養兵衣糧及官吏約茶所費約三四十萬貫即是師閔百端非理凌虐細民止得八十萬貫前件兩項錢並且從小約計故師閔所得利有八十萬貫若依實計之恐不得及此數假令萬一蜀中稍有饑饉之灾民不堪命起為盜賊或如淳化之比臣不知朝廷用兵幾何費錢幾何殺人幾何可得平定今但得七八十萬貫錢置此不慮臣竊惑之兼臣訪聞陸師閔去年自成都移治永

興仍取成都供給有本府衙前楊日新者為之賣酒至
十一月中師閔自覺非法始移牒永興成都止就用永
興供給其違法差衙前賣酒及多請過成都供給即不
曾舉覺其貪冒無恥一至如此亦乞令所差官便行體
量如是詣實乞重行黜謫以慰遠方積年之憤謹錄奏
聞伏候敕旨

貼黃陸師閔久擅茶事欺罔朝廷奏請如意為吏民
所畏憚若留在本職雖特遣使命恐必難以體量實

害欲乞先罷師閔職任及利州路轉運使蒲宗閔昔同建議榷茶曾竊冒恩賞顯有妨礙亦乞指揮不得同簽書體量事所貴官吏不憂後害敢以實告

乞更支役錢雇人一年候修完差役法狀

右臣伏見二月九日三省樞密院劄子節文應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其諸色役人並依熙寧元年以前舊法人數定差更乞指揮諸縣官吏看詳若依今來指揮别無妨礙即便依此施行若有妨礙致施行未得限敕到五

日內具利害擘畫申本州本州限一季聞奏奏到各隨宜脩改奉聖旨依奏臣看詳上件指揮大綱已得允當其間節目頗有疎略差悮未易一一具言全在有司節次修完近見開封府奏開祥兩縣於數日之內依舊役法人數差到役人臣竊惟自罷差役至今僅二十年乍此施行吏民皆未習慣兼差役之法關涉衆事根牙盤錯行之徐緩乃得詳審若不窮究首尾怱遽便行但恐既行之後别生諸弊臣竊見州縣役錢所在例有積年餘

剩今年夏料雖已放罷舊餘剩錢猶足支數年欲乞朝廷指揮將見在役錢且依舊雇役盡今年而止却於今年之內催督諸處審議差役令的確可行更無弊害然後於今冬逓還差撥起自來年役使鄉户一則差役條貫既得審詳既行之後無復人言二則將已納役錢一年雇役民力紓緩進退皆便臣深恐諸道以為朝廷已行之命降則即行雖有妨礙更不陳述致差役之條未盡其利若朝廷以臣此言可用欲乞下三省疾速施行謹

録奏聞伏候敕旨

貼黄新法已来減定役人皆是的確數目行之十餘年並無闕事則舊法人數決為冗長天下共知況近降指揮明使州縣相度有無妨碍至於揭簿定差亦無日限今来開封府官吏更不相度申請於數日之間一依舊法人數差撥了絶如壇子之類近年以剰員充者一例差撥役人監勒開祥兩縣迅若兵火顯是故欲擾民以害成法尚賴百姓久苦役錢乍獲復

舊吏無詞說不爾必須爭訟紛紜為害不小乞下所司取問開封官吏明知有上件妨碍更不相度申請及似此火急催督是何情意特賜行遣以戒天下挾邪懷法之人

乞選用執政狀二十七日

右臣聞唐柳伉一太常博士耳猶能上䟽乞斬程元振郇謨一布衣耳猶能哭市以論元載今臣備位諫省逢時艱危若隱忍不言實負天下謹冒斧鉞之誅以論其

大者惟陛下哀憐財幸今皇帝陛下富於春秋太皇太后陛下以女主稱制四夷未服積弊如麻陛下以為此何時也賈誼有言抱火措之積薪之下而卧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正今日之謂也自先帝以雄才大畧躬攬萬幾而西北二虜交趾瀘蠻常擾邊境以勞王師京東河北福建等路姦猾巨盜常殺官吏以謀不軌今二聖拱默恭已無為責成於執政大臣大臣又皆媮合苟容無足賴者昔淮南王反獨畏衛青汲黯至公孫丞相若發

蒙耳臣觀今之大臣尚未及公孫丞相遠甚陛下以謂蠻夷戎狄所服者何事姦猾巨盜所畏者何人萬一有之將何以待謹按左僕射蔡確憸佞刻深以獄吏進右僕射韓縝識闇性暴才踈行汙樞密使章惇雖有應務之才而其為人難以獨任門下侍郎司馬光尚書左丞呂公著雖有憂國之志而才不逮心至若張璪李清臣安燾皆斗筲之人持禄固位安能為有安能為無陛下必謂此等皆先帝舊臣不欲罷去然不知先帝以絶人

之資獨運天下特使此等行文書赴期會而已至於大政事大議論此等何嘗與聞小有罪犯輒罰銅門謝爲天下笑先帝若以股肱待之不應如此今陛下深居帷幄之中不自任事而以天下之大付之此等其爲禍福未可與先帝同日而語也昔漢武帝以車千秋爲丞相至於受遺輔少主則不以屬千秋必得霍光金日磾而後可先帝若自知降年止此豈肯以王珪蔡確之流受顧命之託乎陛下新臨天下人材衰少此數人者未可

一朝而去也則願擇其任最重而罪最大者去之臣以為莫如蔡確韓縝者也陛下即位以来罷市易堆垛場及鹽茶鐵法此蔡確之所贊成也放散脩城人夫罷保甲保馬等事此韓縝與宋用臣張誠一等所共建也先帝之所是確等亦是之陛下之所否確等亦否之隨時䎶覆略無愧耻天下傳笑以為口實而朝廷輕矣先帝時有司屢言縝贓罪有狀先帝忍隱未發不謂陛下即位拔擢至此天下有識所共疑怪近者每發一政三省密

院議論紛然至忿爭殿上無所適從皆由大臣才短望輕以至於此所有確縝其餘罪惡臣未敢細陳先論其大體伏願陛下思祖宗付囑之重深察方今事勢為至艱至危之時早賜罷免確縝二人别擇大臣負天下之重望有過人之高才而忠於社稷有死無二者以代之上以肅正羣臣異同之論下以彈壓四海姦雄之心然後陛下高枕而卧天下無事矣臣位卑言深罪當萬死若蒙降黜其甘如薺如其未也則當節次奏請伏閤力

爭以決去就非獨臣如此凡在臺諫莫不當然必無備禮一言不行而止者此天下公議非臣私意惟陛下裁酌早賜施行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乞罷左右僕射蔡確韓縝狀閏二月一日

右臣項論奏蔡確韓縝才不足用及多過惡乞賜罷免至今未見施行確近已上章求退而縝安然未有去意臣恐陛下隱忍不决久失天下之望竊惟先帝在位僅二十年勵精政事變更法度將以力致太平追復三代

是以擢任臣庶至有起於小臣十餘年間致位公相用人之速近世無與比者究觀聖意本欲求賢自助以利安生民爲社稷長久之計夫豈欲使左右大臣媮合苟容出入唯唯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竊取利禄以奉養妻子而已哉然自法行已來民力困敝海内愁怨先帝晚年寢疾彌留照知前事之失親發德音將洗心自新以合天意而此志不遂奄棄萬國天下聞之知前日潄事皆先帝之所欲改思慕聖德繼之以泣是以皇帝踐阼

聖母臨政奉承遺旨罷道洛廢市易損青苗止助役寬保甲免買馬放修城池之役復茶鹽鐵之舊黜吳居厚呂孝廉宋用臣賈青王子京張誠一呂嘉問蹇周輔等命令所至細民鼓舞相賀臣愚不知朝廷以為此數事者誰之過也上則大臣蔽塞聰明逢君於惡下則小臣貪冒榮利奔競無恥二者均皆有罪則大臣以任重責重小臣以任輕責輕雖三尺童子所共知也今朝廷既以罷黜小臣至於大臣則因而任之將復使燮和陰陽

陶冶民物臣竊惑矣竊惟朝廷之意將以體貌大臣待其愧恥自去以全國體今確縝自山陵已後猶端然在職不肯引咎辭位以謝天下臣謹案確縝受恩最深任事最久據位最尊獲罪最重而有靦面目曾不知愧確等誠以昔之所行為是耶則今日安得不爭以昔之所行為非耶則昔日安得不言窮究其心所以安而不去者不過以為是皆先帝所為而非吾罪也夫為大臣忘君狥己不以身任罪戾而歸咎先帝不忠不孝寧有過

此臣竊不忍千載之後書之簡策大臣既自處無過之地則先帝獨被惡名此臣所以痛心疾首當食不飽至於涕泗之橫流也確等皆碌碌常才無過人之實朝廷將取其德則不聞其孝弟可稱將取其才則不聞其功業可紀將取其學則不聞其經術可師徒以悅媚上下堅固寵祿陛下何不正確縝之罪上以為先帝分謗下以慰天下之望今獨以法繩治小臣而置確縝大則無以顯揚聖考之遺意小則無以安反側之心故臣竊謂大

臣誠退則小臣非建議造事之人可一切不治使得革面從君竭力自效以洗前惡臣不勝狂愚忘身為國乞宣示此疏使確縝自處進退之分臣雖萬死不以為恨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黄臣竊觀蔡確所上表雖外迫人言若欲求退而論功攘善實圖自安所云收拔當世之耆艾以陪輔王室者臣謂當世之耆艾乃確昔日之所抑遠者也所謂蠲省有司之煩碎以慰安民心臣謂有司之煩

碎乃確昔日之所創造者也此二事皆確為相無狀以累先帝之明非陛下卓然獨見孰能行此確既不自引咎又反以為功著之表疏傳之天下則是確等所造之惡皆歸先帝而陛下所行之善皆歸於確臣不勝憤懣乞賜詳酌施行

乞罷蔡京開封府狀二日

右臣近奏乞取問開封府官吏明知熈寧以前舊法役人數目顯有冗長並不依近降指揮相度申請便盡數

差撥及朝旨本無日限輙敢差人監勒於數日內廹

了當故意擾民以壞成法乞賜行遣以戒天下挾邪壞

法之人至今未蒙施行謹按權知開封府蔡京職在近

侍身為民害若不知舊法人數之冗是不才若知而不

請是不忠京新進小生學行無聞徒以王安石姻戚蔡

確族從因緣幸會以至於此近者段繼隆公事道路皆

知其私徇繼隆出於胥史兄弟數人布列三省京嘗為

檢正官與此輩狎暱繼隆贓汙顯露理在不疑而大理

寺官吏畏避觀望數月不決今者方欲推行差役舊法王畿之政為天下表儀而使懷私之人竊據首善之地四方瞻望何所取法乞賜指揮先罷京開封府仍敕大理寺疾速結絕前件公事所貴官吏不至觀望首鼠以長姦私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乞罷右僕射韓縝劄子 六日上殿

臣伏見陛下采聽羣言罷左僕射蔡確中外釋然具知朝廷清明邪正曲直不可復欺而右僕射韓縝獨端然

據位畧無動意衆情疑惑臣忝備諫官不敢默已謹按韓縝才質凡鄙性氣麄暴文學政事舉無寸長比之蔡確遠所不及陛下聖明必無賢縝之理特以先帝新棄天下未欲從外别擢宰相不免循例以次遷補今已逾年即位改元政令一新確既已罷去而縝任遇如故是以衆議紛紛未肯弭服臣聞韓縝家法不正雖其父子不能相安涖官猛暴至以酣醨鞭殺指使過惡雖著而無與國事臣不敢一一煩言至如縝昔奉使定契丹地

界舉祖宗山河七百餘里以資敵國坐使中華之俗陷沒戎狄虜得乘高以瞰幷代朝廷雖有勁兵良將無所復施其後擢為樞密使職在安邊而西戎無釁用兵深入至使諸將敗衂前後喪師數十萬衆天下疲弊帑廩空竭雖得蘭州及安疆米脂等五寨地而𠫊階一生至今為梗存之則耗蠹中國為禍日深棄之則戎人不請無緣强與遂使朝廷皇皇議論經年不知所出而縝曾無計以救前失據縝二罪雖伏斧質以謝天下不為過

也而況備位宰相以來怙勢作威任情不法羣下洶洶側目畏之宗道宗古皆縝之親姪縝任在中書職當進擬並引二姪同升列卿因臺官彈奏始自舉覺各與降等差遣朝廷知其不可信任遂令三省自此同書進擬縝之兄絳移守北京知父子無同領帥權之理而乞以其子宗師同管句安撫司公事知轉運判官以按察已而乞以所親信人杜純為人壞法亂紀莫斯為甚縝公行私意廢法徇兄以行其言父子同領大權古無此事

惟東晉之衰司馬道子與其子元顯共執國政自非季世安有此例賴陛下聖明抽回指揮若其不然遂為四方口實臣又竊觀言事之官每有論奏縝事縝陰懷忮恨不拘久近或罷其言職或因事責降必報而後已先帝朝翟思為臺官言縝在樞府令所轄邊將買馬虧價自羣牧司遷官盜取公使家事不還先帝隱恐不行翟思近以司業作詩失韻非有大過而縝逐思止知軍差遣縝初相臺官黃降言縝平生過惡不堪大用陛下業

已用縝未欲即罷縝畀其復言除降國子司業雖似遷擢實奪其言事之權是以羣臣震懾不敢牾鎮臣知今日言縝異日縝必報臣然自念起於遷逐之餘誤蒙聖恩收拔至此不敢上負朝廷下辜公議是以為國排姦有死無二惟陛下裁察取進止

乞招河北保甲充軍以消盜賊狀日十四

右臣聞薄賦斂散蓄聚若以致貧而民安其生盜賊不作縣官食租衣稅廩有餘粟帑有餘布久而不勝其富

也厚賦歛奪民利若以致富而所入有限所害無窮大者亡國小者致寇寇盜一起盡所得之利不償所費之十一久而不勝其貧也臣未敢遠引陳勝吳廣龎勛黄巢之類只如淳化中李順慶歴中張海等熈寧中廖恩此數火盜賊計其燔燒官寺刼畧倉庫以致發兵命將轉輸糧食耗失兵械募士賞功之費大率不下数百萬貫但得事了豈敢言費然方其未發有能建言乞損数十萬貫以消其變則上下爭執如惜支體不肯割截此

天下之大迷古今之通患也故臣願於元豐庫或內藏庫乞錢三十萬貫上以為先帝收恩於既往下以為社稷消患於未萌伏願陛下權禍福之重輕較得喪之多少斷而行之毋使有吝於出納以害大計河北之民喜為剽刼所從來尚矣近歲創為保甲驅之使離南畝教之使習凶器一夫在官一家資送窮苦無聊靡所不至椎埋為姦十人而九號為保甲莫敢誰何若更一年不罷則勝廣之事可立而待也今雖已罷而弓刀之手不

可以復執鋤酒肉之口不可以復茹蔬旣無所歸勢必為盜今河北寇賊成羣訪聞皆是保甲餘黨若曰之以饑饉則變故之作不可復知近歲富弼知青州是時河北流民百萬轉徙京東弼旣設方畧振活其老幼而招其壯悍者為軍不待朝旨皆刺指揮二字其後皆為勁兵百萬之衆無一人為盜者弼為人臣便宜行事猶能若此況陛下富有四海而元豐及內庫錢物山積莫可計數只如近日內降睿思殿金銀一色令別庫收貯者

自約及百餘萬貫皆是先帝多方收拾以備緩急支用不取於民聖算深遠非凡所及若積而不用則與東漢西園錢唐之瓊林大盈二庫何異於先帝聖德不為無損故臣願乞三十萬貫為招軍例物選文武臣僚有才幹者各一二人分往河北逐路於保甲中招其强勇精悍者為禁軍隨其才以定軍分本州無闕則自近及遠或押上京不一二萬人則河北豪桀畧盡矣其間武藝絕倫舊日以補班行者押赴闕試驗有實闕以補內六

班之闕或以補本貫及鄰近闕額軍員但當嚴賜指揮候了日當遣人覆按有不如法重坐官吏臣聞先帝本謂保甲可用故欲隱其於農以漸消正兵是以禁軍多有闕額今保甲既罷正使無事猶合補填況如前件所陳者惟陛下深察果斷而力行之今冬春大旱二麥不熟事勢如此恐不可緩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欒城集卷三十六

欒城集卷三十七

宋 蘇轍 撰

右司諫論時事一十八首

乞責降成都提刑郭槩狀十四日

右臣竊見朝廷近日察知蜀中賣鹽榷茶及市易比較收息為遠人所苦委成都提點刑獄郭槩體量事實臣觀此三事利害易見甚於黑白凡有耳目莫不聞知而

郭縣觀望阿附公行欺罔其所奏報並不指言實弊見令西川數州賣邛州蒲江井官鹽每斤一百二十文為近年鹹泉減耗多夾雜沙土而梓夔路客鹽及民間小井白鹽販入遂州其價止七八十以此官中須至抑配深為民害縣不念民間朝夕食此貴鹽出錢不易却言限内難以報應只此一事已見情弊至於榷茶之法以賤價大秤侵損園户以重輂峻限虐害遞鋪以折博興販攪擾平民其餘百端非理難以遍舉臣近已一一奏

聞乞委所差官體量詣實槩畏憚茶官陸師閔事勢不敢依限體量此又足以見其意在拖延觀望附會至於市易比較收息始因提舉官韓玠以靈泉小縣收息增羨遂督責諸縣以靈泉為比務令多得息錢槩以韓玠叔祖縝見任右僕射意欲趨附不敢體量實狀妄言韓玠不曾以戶口比較息錢又代韓玠巧說詞理言諸路推行市易之法不獨成都不可獨治一路及事已在三赦前槩以監司被命相度逐事利害朝廷元不令槩定

奪韓玠罪名緊之職分但當具的確事實奏聞至於韓玠或行遣或釋放或原赦或不原赦自是臨時聖旨指揮非緊人臣所當預定今既不依朝旨相度却於職分之外擅引三赦意謂朝廷不合相度赦前之事附下罔下肆行胷臆情理難恕況緊資品鄙陋嘗通判鳳翔坐失入死罪去官係監當資敘因緣權倖致位監司而附會欺謾略無顧憚其韓縝係韓玠有服之親顯有妨礙臣未委縝如何進呈作何行遣臣乞降聖旨先行罷黜

郭縣所有賣鹽榷茶市易等事乞別委體量施行謹錄

奏聞伏候敕旨

論差役五事狀 十五日

臣近奏言二月六日三省樞密院劄子同奉聖旨罷免役錢行差役事大綱已得允當其間小節疎略差誤乞令諸處審議俟的確可行然後行下近日已蒙聖旨差韓縝等四人置局看詳臣前所謂疎略差悞其事有五謹具條件如左

一衙前之害自熙寧以前破敗人家甚如兵火天下同苦之久矣先帝知之故剏立免役法勾收坊場官自出賣以免役錢雇役名人以坊場錢為重難酬奬及以召募官員軍員押綱自是天下不復知有衙前之患而近歲所以民日貧困天下共苦免役法者乃是莊農之家歲出役錢不易及出賣坊場許人添價爭剗致送納不前之弊也向使先帝只行官自出賣坊場一事自可了却衙前色役有

餘其餘役人且依舊法則天下之利較然無疑獨有一弊所雇衙前或是浮浪不如鄉差稅户可以委信然行之十餘年浮浪之害無大敗闕不足以易鄉差衙前搔擾之患今來略計天下坊場錢一歲所得共四百二十餘萬貫若立定酌中價例不許添價𠜂買亦不過三分減一尚有二百八十餘萬貫而衙前支費及召募非泛綱運一歲共不過一百五十餘萬貫雖諸路多少不齊或足或否而

折長補短移用可足由此言之將坊場錢了衙前一役灼然有餘何用更差鄉户今年二月六日所降指揮但云諸公使庫設厨酒庫茶酒司並差將校勾當諸綱運並召得替官員或差使臣軍大將將校管押衙前若無差遣不闕有破産之人以此欲差鄉户至於坊場元無明文處置不知官自出賣爲復却依舊法酬奬衙前若官自出賣即如川蜀京東淮浙等路舊來坊場優厚人人願爲長名

元不差鄉户去處令來却須創差民情必是大段
驚擾若依舊法用坊場酬奬衙前即未委召募官
員軍員將校等押綱用何錢支遣若無錢支遣即
諸般重難還是鄉户衙前管認為害不小
一坊郭人户熙寧以前常有科配之勞自新法以來
始與鄉户並出役錢而免科配其法甚便但所出
役錢太重未為經久之法今若全不令出即比農
民反為僥倖若依熙寧以前科配則取之無藝人

未必安今來二月六日指揮並不言及坊郭一項欲乞指揮并官户寺觀單丁女户並據見今所出役錢裁減酌中數目與前項賣坊場錢除支雇衙前及召募非泛綱運外常切樁留准備下項支遣所有月掠房錢十五千及歲收斛㪷百石以上出錢指揮恐難施行

一新法以來減定諸色役人皆是的確合用數目行之十餘年並無闕事即熈寧以前舊法人數顯是

冗長虛煩民力今來二月六日指揮却令依舊人
數定差未為允當欲乞只依見今役人數目差撥
若自前元差鄉户充役後來却用剩員抵替如場
子壇子之類其剩員所費請受合還運司者即乞
於前項坊場坊郭等錢内支還
一熙寧以前散從弓手手力等役人常苦接送之勞
遠者至四五千里極為疲弊自新法以來官吏皆
請雇錢役人既以為便官吏亦不闕事今民力凋

殘比之熙寧以前尤當憫恤若不免接送必有逃竄流離之憂欲乞依新法官吏並請雇錢仍於前項坊場坊郭等錢内支

一州縣胥吏並募情願充役不請雇錢如不情願即量支雇錢仍罷重法亦以前項坊場坊郭等錢支如支用不足即差鄉户仍許指射舊人官為差雇代役其鄉户所出雇錢不得過官雇數目右件乞

降付看詳役法所詳酌施行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乞黜降韓縝狀

右臣近三上章乞罷免右僕射韓縝至今未蒙施行竊謂縝姦邪無狀畧與蔡確等而確猶頗有吏幹粗知經史縝爲樞密與宋用臣張誠一等共建脩城養馬之議迷國誤朝罪與確均而不學無術去確遠甚又河東定地界一事獨擅其責臣聞縝定地界時多與邉人燕復者商議復勸成其事舉祖宗七百里之地以資寇讎復有力焉復本河東兩界首人親戚多在北虜其心不可

知而縝與狎暱至不持一錢託令買馬及至事發乃云方欲還錢如此而可則凡天下犯贓之人無事恣意受贓有事則云方欲還主便不書罪則是天下更無贓吏矣復之心迹衆所疑畏縝為大臣曾不為國深慮私相往還至受賂遺正使縝先將金錢令人買馬亦須託良善士人不當及復而況不持一錢將何證明知是欲還而未及欺謾茍免略不知愧訪聞河東當日割地與虜邊民數千家墳墓田業皆入異域驅迫内徙哭聲振天

至今父老痛入骨髓而沿邊嶮要舉以資敵此乃萬世之深患縝以一死為謝猶未塞責今蔡確已罷相而縝尚未動臣愚竊意陛下欲令縝自引避如確之去臣竊以為過矣縝之罪惡與確未可同日而語當正其罪以告四方乞下臣前後章疏令三省兩制雜議有不如臣言甘伏訕上之罪若臣言不妄亦乞稍正典刑以謝天下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黄乞下河東提轉安撫使密切體量燕復久遠可

以保任不至作過已否令結罪保明聞奏如不敢保明即乞指揮今後更不與沿邊兵馬去處差遣先帝初使呂大忠商量地界大忠果悍有謀堅執不與虜使自知別無的確證驗已似懾服而績閣懦遂壞此事乞取問大忠及當時知次第人即見詣實

乞罷章惇知樞密院狀

右臣聞朝廷進退大臣與小臣異小臣無罪則用有罪則逐至於大臣不然雖罪名未著而意有不善輒不可

留何者朝廷大政出於其口而行於其手小有齟齬貽

患四方勢之必然法不可緩臣竊見知樞密院章惇始

與三省同議司馬光論差役事明知光所言事節有疎

略差悮而不推公心即加詳議待修完成法然後施行

而乃雷同衆人連書劄子一切依奏及其既已行下然

後論列可否至紛爭殿上無復君臣之禮然使惇因此

究窮利害立成條約使州縣推行更無疑阻則惇之情

狀猶或可恕今乃不候修完便乞再行指揮使諸路一

依前件劄子施行却令被差人户具利害實封聞奏臣不知陛下謂惇此舉其意安在惇不過欲使被差之人有所不便人人與司馬光為敵但得光言不効則朝廷利害更不復顧用心如此而陛下寘之樞府臣竊惑矣尚賴陛下明聖覺其深意中止不行若其不然必害良法且差役之利天下所願賢愚共知行未逾月四方鼓舞惇猶巧加智數力欲破臣竊恐朝廷緩急有邊防之事戰守之機人命所存社稷所係使惇用心一一如此

豈不深誤國計故臣乞陛下早賜裁斷特行罷免無使惇得行巧智以害國事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乞牽復英州别駕鄭俠狀

右臣竊見英州别駕鄭俠昔以言事獲罪投竄南荒俠有父年老方將獻言自知必遭屏斥取决於父父慨然許俠誓不以死生為恨而流放以來逮今十年屢經大赦終不得牽復父日益老而俠無還期有志之士為之涕泣况自陛下臨御一新庶政凡俠所言青苗助役市

易保甲等事改更略盡而俠以孤遠終無一人為言其冤者臣與俠平生未嘗識面獨不忍當陛下之世有一夫不獲其所是以區區為俠一言伏望聖慈特賜録用使其父子生得相見以慰天下忠直之望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乞擢任劉攽狀

右臣等伏見朝議大夫知襄州劉攽多聞直諒文有師法才力通敏所至稱治流落外官衆所嗟嘆訪聞頃者

將漕京東安靖不擾偶以前官財用窘乏嘗稱貸朝廷攽繼其後未能即還奏乞展限適會吳居厚以聚歛進擢攽遂以不才黜退安於榮辱不自辯明雖蒙聖恩召還近郡而臣等竊謂攽才術有餘用之未盡陛下方網羅遺滯以助大化如攽之賢不可多得伏乞擢置侍從觀其所長臣等職在獻納知賢不薦實負愧責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再乞責降蔡京狀

右臣近奏言知開封府蔡京施行差役事故意擾民以敗成法及曲法庇蓋段繼隆贓汙公事乞先罷京差遣及催督大理寺結絶斷遣至今多日並不蒙施行京文學政事一無所長人品至微士論不與若不因緣蔡卞與王安石親戚無緣兄弟並竊美官今卞已自迫於公議求退而京獨昂然久據要地衆所不平臣竊見左正言朱光庭言御史中丞黄履言事不稱職乞罷履侍讀履即時罷免曾不旋踵臣竊惟臣與朱光庭並係諫官

論奏羣臣得失皆是本職而蔡京罪犯明著甚於黃履

陛下明聖以至公御下而諫官之言皆擊其罪或行或否衆所不喻皆謂韓縝初除僕射日黃履言縝過惡不任宰相而蔡京不曾牾縝是致行遣有此同異伏惟朝廷本設諫官以幾察姦惡為人主耳目之用今臣等所言之人韓縝欲行即行欲止即止則是諫官之職乃所以為縝公報私怨非復陛下耳目之官也伏乞陛下檢臣累奏早賜降黜韓縝仍先罷免蔡京差遣及催大理

寺結絶叚繼隆公事無使諫官失職宰相恣横為吏民所共非笑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貼黄訪聞近日諸路監司州郡多以二月六日所降差役指揮有不便事節未敢便行各具利害奏聞顯見事理明白人情不遠苟無挾邪壞法之意誰不論列獨蔡京以侍從之臣居首善之地更無一言只於數日之内催迫了當用意不臧深可忿疾况京治叚繼隆事不公外又曲庇僧録司公事竊聞臺諫官並










已曾劾奏似此專務私徇豈可復任京尹

乞廢官水磨狀

右臣竊見近歲京城外創置水磨因此汴水淺澀阻隔官私舟船其東門外水磨下流汗漫無歸浸損民田二百里幾敗漢高祖墳賴陛下仁聖閔惻見發德音令執政議救其苦尋蒙指揮畿縣於黃河春夫外更調夫四萬人開自明河以疏洩水患計一月畢功然以水磨供給京城內外食茶等其水只得五日閉斷以此功役重大

民間每夫日雇二百錢一月之費計二百四十萬貫而汴水渾濁易得填淤明年又須開淘民間歲歲不免此費訪聞水磨所入一歲不過四十萬貫朝廷頃來改更敝法凡與民爭利者一切革去水磨之事本亦係廢罷前户部侍郎李定以邪謟進用不知朝廷大體猥以四十萬貫課利惑誤朝聽依舊存留且水磨興置未久自前未有此錢國計何嘗有闕而小人淺陋妄有靳惜傷民辱國不以為愧況今水患近在國門而恬不為怪甚

非陛下勤卹民物之意而又減耗汴水行船不便臣乞廢罷官磨令民間任便磨茶其利甚溥伏乞指揮疾速施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葬埋城外白骨狀

右臣訪聞京城四門外所在白骨如麻多是昔日築城開濠死損人夫東門外又為茶磨棄水所浸雖其間已埋瘞者土薄水深亦皆發露狼籍臭腐不忍聞見陛下躬行仁政罷去苛法民心稍安而京畿及諸路久旱近

日雖稍得雨終未霑洽未必非積骸暴露寃氣致此况方春長養正是月令掩骼埋胔之時臣欲乞選差一二廉幹内臣計會兩赤縣官吏相度於閑隙地上以塼作數大壙如法藏掩其合破費用仍特支賜内藏庫錢誠使仁澤施及枯朽或能感召和氣卒致豐歲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乞賑救淮南飢民狀

右臣訪聞淮南久旱雨全未足二麥並已枯死浙中米

價雖賤而運河無水客旅不至米斗直一百七十以來民間闕食甚覺不易而所在官吏並未見賑濟及奏請別作處置臣竊見頃立義倉至今已將十年所聚粮斛數目甚多每遇災傷未嘗支散一粒民情深所不悦臣欲乞指揮淮南官司先將所管義倉米數隨處支與闕食人户兼將常平米減價出賣及取問監司州縣因何並不曾申請擘劃兼乞體訪諸路如有似此闕食去處一例施行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乞廢忻州馬城鹽池狀

右臣訪聞河東除晉絳慈隰州舊賣解鹽外其餘州縣盡只賣永利東西兩監鹽民間未嘗闕鹽食用自元豐三年後來前宰相蔡確兄礪等始議創添忻州馬城池鹽其鹽夾硝味苦人不願買故自四五年來作分數抑賣與鋪户多有訴免去年轉運司以此申乞住收馬城池鹽而虞部李閎畏避蔡礪權勢曲生問難自去年六月以來行遣未了却符下提舉司相度意在觀望不肯

依實定奪臣欲乞下河東轉運司結罪保明只將永利東西兩監鹽供賣本路諸州有無闕事如委無妨闕即乞依所請住收馬城池鹽依舊只賣永利東西兩監鹽仍乞取問蔡礪等建議害民及虞部官吏希合權要故作拖延情罪依法施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訪聞忻州曾申本路轉運司乞枷錮鋪户前來買鹽以此顯見人情不願

再乞放積欠狀

竊見三省同進呈臣前奏乞將民間官本債負出限役錢及酒坊元額罰錢見今資産耗竭實不能出者令州縣監司保明除放事奉聖㫖節文令户部勘會應係諸色欠負科名數目仍契勘欠户見今各有無抵當物力開具保明聞奏臣竊謂朝廷將施舍已責救民於溝壑之中其施行節次當如救焚不可少緩前件指揮令户部開具欠户見令抵當物力此事不在户部惟州縣可見若令户部取之州縣文字往來動經歳月反覆問難

何時了絶救民之急不當如此此乃有司出納之常度而非朝廷救災之體如陛下將布德施仁以收民心答天意但使恵澤滂流雖民間小有僥倖何損於德况此積欠經涉久遠凶歲疲民空煩鞭箠必無所得縱獲毫末無補國計乞特降朝旨直下諸路監司與州縣一面依下項除放結罪保明聞奏所貴小民早被聖恩不至失所别致生事謹具條件如後

一官本債負在京乞委提點司與府縣及市易官外

道委轉運司與州縣同取索逐户元請官本若干經令多少年月合出息錢若干逐户從請出官錢後來已納到官本若干息錢若干通計本息已納及元請官本之數即便與放免如通計本息未及官本而家業蕩盡者亦與除放如尚有些小家業而見今孤貧不濟者即權住催理官吏結罪保明奏聞聽候勑裁

一拖欠坊場錢所委官司前項乞取索逐户元認凈利錢若

干自開沽以來違欠月分合納罰錢若干將本户已納到淨利及罰錢通計若干如已通及元認淨利之數即與放免如通計未及元認淨利之數而家業蕩盡者亦與除放如尚有些小家業而見今孤貧不濟者即權住催理官吏結罪保明聞奏聽候勑裁

一出限拖欠役錢令來朝廷已行差役之法即免役錢別無支用雖使差役未了間時暫留舊雇人執

役自有從來寛剩役錢支遣其拖欠役錢乞與一切放免

右臣前奏係二月十五日及今已四十日而行遣迂緩未知何時恩澤可以及下伏乞陛下深念欠負人户枷錮已久衣食不繼父子離散其愁苦無聊甚可哀閔斷自聖心依臣所乞特與除放無使有司爭執細故遷延歲月所得無幾而民間窮困小則病瘁怨苦感動陰陽大則計較死生起為盜賊所失轉大雖悔無及臣不勝

區區為國深慮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罷蔡京知真定府狀

右臣近奏論蔡京施行差役事督迫諸縣於數日了當不依朝旨申請妨礙事件挾邪壞法用意切害及治段繼隆僧録司等公事私狥不公乞先罷京知開封府訪聞臺諫亦並有劾奏京因此奏乞外任而宰相曲加庇蓋臣等所言皆不施行獨行京陳乞文字除京知真定府竊緣真定天下重鎮舊來多擇久歷邊任曉練軍政

之人然後除授令京資任至淺才力無聞見有私狗公事未經結絕臺諫交章至今未已而宰相特加奬助授以名藩意欲以此凌壓言事之官使之不敢復言臣竊見前者臺官論朱復不孝事迹復因此乞外官宰相除復直龍圖閣知潤州又論王說黨附吳居厚說亦因此乞外官宰相除說知容州直龍圖要職也潤容名郡也復說皆因人言乃獲美命蓋宰相上欺朝廷下困臺諫習用此術久已成例不可不察臣等若言京不當自當

顯被黜責若所言稍當則宰相豈得公然恣橫略無顧憚伏乞聖明稍加詳察追罷京新命使以本官聽候大理寺斷遣以弭中外疑惑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罷安燾知樞密院狀

右臣近奏論諸執政才力長短以謂張璪李清臣安燾皆斗筲之人持祿固位安能為有安能為無陛下新臨天下人才衰少此數人者未可一朝盡去故且存而勿論若陛下必欲鎮撫夷夏彈壓將帥如彼三人皆不足

用臣竊見近日李清臣自尚書右丞為左丞雖號稍遷而職位相近未至超擢臣是以不敢復言今者安燾自同知樞密院為知院度越四人直出其上中外驚怪不知陛下何以取之而遽至此臣觀燾之為人才氣凡近學術空虛不廹中人僅免過失先帝特以燾萬里涉海故酬其勞置之侍從燾謹默自守遂至樞府既忝重任略無建明與張誠一同事則隨誠一與章惇同事則隨惇高下俯仰惟強有力者是從柰何舉天下兵革之重

全以付之若陛下憐燾未忍罷去臣願令且守舊職與范純仁共事如此則樞密院與三省俱無長官亦無闕於事至於蹤等用人非衆人共稱其賢於義不可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再論安燾狀

右臣等前月二十八日奏論安燾除知樞密院告不令給事中書讀直下吏部施行事人微言輕未能仰回聖意竊惟封駁故事本唐朝舊法祖宗奉行未嘗敢廢事

有不由門下不名制敕葢此法之設本以關防欺弊君臣所當共守今安燾差除未允公議有司舉職實不為過而陛下即令廢法以便一時古語所謂若有短垣而自踰之臣等切恐百司法度自此隳廢君臣之間無所據執何以經久近日朝廷除呂公著門下侍郎止因中書吏人行遣差誤不經門下而給事中范純仁以失職為言朝廷為之行遣以申明舊法及今未幾乃以一安燾之故特開此例況燾與純仁並命二告皆不經書讀

竊料純仁必不肯不顧前言黽俛而受純仁既不受命則燾必不敢不辭燾既力辭而給事中又封駁不已臣等必恐此命無由復行伏乞陛下克己爲法檢臣等前奏且令燾依舊供職陛下必謂先朝舊臣無大過惡不可輕棄則同知樞密院任用不輕陛下必謂已行之命不可中止則命之未行臣等無由預議若既行之後又不得言則朝廷設置臺諫竟將安用陛下明聖其必不然臣等區區所惜者祖宗法度非敢必行已意以廢格

明詔惟陛下裁擇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論發運司以糴糶米代諸路上供狀

右臣竊見近歲有司分掌利柄更相侵漁以自為功究其本末其實皆朝廷財用而以此取彼此雖有得彼必有失其終均出於民是以民日益病無所告訴頃者發運司以錢一百萬貫為糴糶之本每歲於淮南側近趂賤糴米而諸路轉運司上供米至發運司者歲分三限第一限自十二月至二月第二限自三月至五月第三

限自六月至八月違限不至則發運司以所糴米代之而取直於轉運司幾倍本路實價轉運司米雖至而出限一日輙不得充數江湖諸路自來皆係出米地分而難得見錢舊日官歲糴米錢散於民故農不大傷無錢荒之弊今發運司以所糴米代供而責錢於諸路諸路米無所售而斂錢以償發運司則錢日益荒而農民最病此東南之大患也訪聞發運司所收厚利别無所用不過以為羨餘進奉以固結恩寵方今陛下恭儉節用

食租衣稅專以利民何取於此臣乞指揮發運司今後諸道轉運司出限不到米依舊以發運司所糴米代發上京而不得於諸道貴取米價候諸道般到米依數撥還據違限欠數取勘轉運司官吏要使上供不闕而無所取利諸道得以及時收糴錢有所洩而農不甚病此利甚廣如朝廷以臣言為可用伏乞下戶部立法施行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乞責降韓縝第七狀

右臣聞天下治亂在君子小人進退之間耳氷炭不可以一器梟鸞不可以共棲共縣臯繇不可以同朝顏回盜跖不可以並處傳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夫君子推誠而不疑故易欺孤立而不黨故易危正言而不諱故易間潔廉而不懷故易去小人則不然竊用威福以布私恩交通左右以結主知頑鈍無恥臭詬無節故其合也易而其去之也難誠使君子小人同處則小人必勝君子必去如薰之香一日而亡如蕕之臭十年而

存此理之必然者也陛下用司馬光為相雖應務之才有所不周而清德雅望賢愚同敬至於韓縝如屠沽之行害于而家以穿窬之才凶于而國皆有實狀可以覆按行路之人指目非笑紛紜之論不可具載此何等人也而陛下使與光同列以臣度之不過一年縝之邪計必行邪黨必勝光不獲罪而去則必引疾而避矣如人服藥用茯苓烏喙合而并食之陛下以為茯苓長年之功能勝烏喙殺人之毒乎臣前後六上章論縝過惡乞

正典刑至今留中不下陛下必謂縝先朝舊臣不可不用則宜早罷光政事使縝自引其類布列於朝臣等亦當相率而避之毋使邪正雜處而君子終被其禍自古四夷内侮必於新故更代之際主少國疑之時故孝惠高后之世匈奴桀驁唐太宗初即位突厥奄至渭北今二敵蓄謀安危未分折衝禦侮專在輔弼去歲敵使入朝見縝在位使副相顧反脣微笑此何意也敵誠見縝無狀舉祖宗七百里之地無故與之今其為政我之利

也故喜而竊笑耳啓姦辱國必始於是北敵地界之謀出於耶律用正今以為相敵以闢國七百里而相用正理固當爾而朝廷以蹙國七百里而相縝臣愚所未諭也臣聞之河東父老云韓琦為大原欲置范家東堡范家西堡及赤泥膠三指揮弓箭手恐敵以為言乃召弓手節級髙政使幹其事政率其徒於厮邏臺之南北候伺敵人之樵採者輒歐傷之敵以為言則曰此漢界也移文爭之往反十數卒得其要約目厮邏臺以南為漢

界而三指揮弓箭手大獲其用及韓縝定地界皆割與之主户約一千五百餘户客户三四倍之驅迫内徙墳墓廬舍及所種田苗皆委之而南老幼慟哭所不忍聞遂以天池嶺為界天池北距厮邏臺尚二十五六里異時敵欲祈福修天池廟必牒安撫司而後敢入以明廟之屬漢也今亦為敵有高政者土豪也有威名於北方蕃漢目之為髙大王而天池廟神亦曰髙大王廟方割屬敵時政拊膺大慟謂其徒曰我兄嫂今日陷蕃百姓

數千人皆大哭縝為侍從仗節出使而賣國黨寇曾不如一弓手節級此而可忍孰不可忍政數年前為大皇平巡檢年七十餘每見人論縝與燕復之姦即欲食其肉復火山軍三界首唐隆縝一商人也入粟得司户叅軍韓縴為宣撫始奏換武邉人疑其細作而縝與之交私狎暱無所不至至呼為燕二亦謂之二哥割地之謀皆出於復敵使梁永蕭禧木以横山下大川為界至七蕃嶺下乃斗入漢地圍裏此嶺凡二十八里意欲自此

直至分水嶺嶺為界邉民大怒有焦家弓箭手三百餘人歐擊北使奪下梁永等拄斧交倚敵不敢復南仍自七蕃嶺北轉而西以大川為界燕復至鴈門寨亦為弓箭手所歐匍匐入寨閉門僅免由此觀之邉民皆忠憤不服而北敵亦自知理曲無詞使縝稍有臣子忠孝不負本朝之心則七百里之地必不至陷於寇讎之境也火山寧化之間山林饒富財用之藪也自荷葉平蘆芽山雪山一帶直走瓦塢塢南北百餘里東西四五十里

材木薪炭足以供一路麋鹿雉兎足以飽數州今皆失之雪山有廟河東一路牲幣所走今亦為夷鬼矣人神共怨皆縝之罪中國從來控扼阜望形勢之地如五蕃嶺六蕃嶺七蕃嶺黄嵬山之類今皆為虜巢下視忻代人馬可數異時用精兵數十萬人未易復取而用兵之策誰敢復議以此知縝賣國之罪百世不磨若祖宗有靈必不赦縝陛下近者降黜吴居厚王子京蹇周輔之流皆以立法害民耳黜其人改其法不數日而民復業

矣如縝之罪智者不能復謀仁者不能復安疆場之患有不可測者而陛下獨赦之臣不勝爲國疾惡憂深思遠之至伏乞檢臣前後章疏下三省兩制雜議正縝之罪以告田方有不如臣言甘伏訕上之罪謹奏聞伏候敕旨

欒城集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欒城集卷三十八 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胡鈺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牛中瀚

欒城集卷三十八

宋 蘇轍 撰

右司諫論時事一十四首

乞給還京西水櫃所占民田狀十八日

右臣訪聞頃年宋用臣引洛水為清汴水源淺小行運不足遂於中牟管城以西強占民田潴蓄雨水以備清汴乏水之用方用臣貴盛州縣皆不敢爭但中牟一縣

占田八百五十餘頃伏惟陛下卹養小民過於赤子無名侵奪聖意不然臣欲乞指揮汴口以東州縣各具水櫃所占頃畝數目及每歲有無除放二稅仍具水櫃委實可與不可廢罷如決不可廢即當如何給還民田以免怨望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論三省事多留滯狀二十四日

臣竊見先帝改定官制因唐之舊布列三省使出入相鉤較文理客察得古之遺法然患有司推行不能盡如

聖意參考之益未見而迂滯之害先著見今三省文書節次留礙比官制未行以前頗覺其弊臣嘗訪問衆人得其一二意欲因見行之法略加疏理務令清通簡便苟迂滯之病既除事不至雜冗難治官吏日有餘力則參考之功可得而見也謹具條件如後

一凡事皆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尚書施行所以為重慎也臣謂國之大事及事之已成者依此施行則可至於日生小事及事之方議者一切依此則迂

緩之弊所從出也假如百官給假有司請給器用之類此所謂日生小事也臣僚陳請興革廢置朝廷未究本末欲行勘當之類此所謂事之方議者也昔官制未行如此等事皆執政批狀直付有司故徑而易行自行官制遂罷批狀每有一事輙經三省謄寫之勞既已過倍勘當既上小有差誤重復施行又經三省循環往復無由了絶至於疆埸幾事河防要切一切如此求事之速辦不可得也

故臣乞復批狀之法以便日生小事及事之方議者惟國之大事及事之已成者然後經歷三省則事之去者過半矣

一三省文書法許吏人互相點撿差誤毫末之失皆理為賞罰故被罰者畏避譴訶巧作遷延以求細密被賞者睎望勞績推毛求疵務為稽緩因此文書無由速了臣欲乞今後不以差悮為賞罰惟有所欺弊及雖係差悮而害事者方行賞罰

一文書至尚書省自省付諸部自部付諸司其開拆呈覆用印皆有日限逐處且以五日為率凡十五日其勘當於外日數及多幸而一出得完具者自諸司申部自部申省其限日如前則已一月有餘日矣不幸復有問難又復一月自此蓋有不可知者費日雖久而遣限如法雖欲加罪終不可得故臣欲乞以事之緩急減定日限亦救弊之一端也

一古者因事設官事不可已然後置官今官倣唐制

事本不須如此而為官生事者往往而有如應支錢物尚書度支行遣得旨許支合下所管庫務支給者必先由太府寺本寺備録帖所管庫務又經比部句過然後送庫務支給臣謂太府寺未嘗可否一事枉有經歴宜令度支經送比部句過又如諸路召募押綱合得酬奬諸庫務已給朱抄先經太府寺印紙保明指定合得酬奬申尚書金部金部再行勘驗諳實關司勲句覆然後關吏部施行

臣謂太府金部兩處勘驗保明顯有煩重宜裁減一處又如在京職事官舍破白直并宣借剩員或替換宣供昔未行官制以前皆係所屬直下步軍司差撥自行官制並須經由尚書兵部兵部但指揮步軍司依條施行臣謂兵部別無可否亦不須更令經歷如此等事數必不少非臣所能盡知乞下六曹及二十四司各具有無似此重複之事若能一切裁損必大有所益

右三省事務衆多條約繁夥非臣一人所能究悉臣前件所陳四事特其一二而已欲乞陛下降付三省推類講求立法施行或選擇臣僚精通明敏者一二人俾專治其事務令約而不遺多而不亂令三省胥吏比舊人數極多皆由法不省便枉費人力若將來法制一清此曹亦漸可減事清吏少此最為治之要也惟陛下留神省察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言科場事狀 四月初三日

右臣伏見尚書禮部會議科場欲復詩賦議上未決而左僕射司馬光上言乞以九經取士及令朝官以上保任舉人為經明行修之科至今多日二議並未施行臣竊惟來年秋賦自今以往歲月無幾而議不時決傳聞四方學者知朝廷有此異議無所適從不免惶惑濊亂蓋縁詩賦雖號小技而比次聲律用功不淺至於兼治他經誦讀講觧尤不可輕易要之來年皆未可施行臣欲乞先降指揮明言來年科場一切如舊但所對經義

兼取注疏及諸家議論或出己見不專用王氏之學仍罷律義令天下舉人知有定論一意為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元祐五年以後科舉格式未為晚也謹錄奏聞

伏候勑旨

乞招畿縣保甲充軍狀九日

右臣近奏乞招河北保甲充禁軍聞已有朝旨令逐州軍長吏等優給例物寄招在京禁軍去訖臣竊謂京畿諸縣保甲事體與河北無異而所在闕額禁軍尚多欲

乞指揮京畿諸縣一依河北已得指揮招募施行臣又聞河北河東舊有義勇自來每年冬教以為邉備民所習慣不以為怪畿內百姓非邉民之比今來保甲雖罷按閲而未免冬教民情未安亦乞特與放罷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乞令戸部役法所會議狀十三日

右臣伏見閏二月十五日聖旨節文詳定役法所奏諸路衙前先以坊塲河渡錢依見今合用人雇募不足方

許揭簿定差臣竊聽中外之議以謂此法頗為穩便蓋見今諸路每年所入坊塲河渡錢共計四百二十餘萬貫而每歲所費衙前支酬及召募押綱錢共計一百五十餘萬貫所費止用所入三分之一縱使坊塲河渡價錢别行裁減不過比見今三分减一則是所費亦不過所入之半而免却民間衙前最重之役其為利民不言可見續准閏二月二十七日聖旨節文詳定役法所狀再詳雇募二字切慮諸路承用疑惑將謂依舊用錢雇

募充役欲乞改雇字為招字衆謂此法既不以錢雇人空行招募必是招募不行要須一例差撥未委每年所得坊場河渡錢四百二十餘萬貫除支酬衙前重難及雇募押綱錢外其餘欲將何處支用又熈寧以前諸路衙前多有長名人數只如西川全係長名故衙前一役不及鄉户淮南兩浙長名太半以上其餘路分長名亦不減半今坊場既已拘收入官必無人願充長名則應係衙前並是鄉户雖號為招募而上户利於免役方肯

投名與差無異上等人户既充免役衙前則以次人户須充以次色役如此則下户充役多如熈寧以前方令人户久為苗役所困物力比熈寧以前貧富相遠而差役之法比舊特重此衆議所以未服也然臣竊聞西邉熈蘭等州及安疆米脂等寨每年費用約計三百六七十萬貫此錢太半出於苗役寛剰今苗役既罷故議者欲指坊場河渡錢以供其費致使衙前須至並差鄉户臣謂朝廷養民備邉雖有内外之别而其實一家之事

耳若備邊之費實未有准擬則坊場等錢存以待之亦不得已之計也今邊防之計詳定役法所必未能周知其詳而暗指坊場等錢以備其費則其養民之計亦已疎矣臣欲乞朝廷密切指揮户部與詳定役法官會議先計上件新置城寨歲費幾何若干係西川茶錢若干係經制司錢若干係闕額禁軍錢若干係内藏庫錢似此諸般科名外尚有不足數目若干若此數目不至絶多臣乞計其所闕三年之數於元豐庫及崇政殿庫錢

内椿出訪聞此庫錢物山積本先帝所蓄以備邉事今於此支用正合先帝本意臣訪聞蘭州等處道里嶮遠決為難守朝廷見議棄捐以安中國三年之後邉境已定即非久遠不絶之費所用錢數雖多亦有限量其坊場河渡等錢既别不支用即乞依閏二月十五日聖旨指揮雇募衙前施行若朝廷重惜二庫錢物未欲專行支給即乞將坊場河渡等錢除雇募衙前等外量將剰數添助邉費所貴養民備邉兩不失所謹録奏聞伏候

勑旨

貼黄朝廷方議息民不宜為邉費奪坊場錢專差衙前以困民力臣竊見諸路州縣累年積下青苗息錢及免役寛剩錢數目不少亦可以助西邉新置城寨三二年之費所貴留得坊場錢雇募衙前令民間無重役之患則朝廷恩德及民深矣

乞禁軍日一教狀二十二日

右臣竊見諸道禁軍自置將以來日夜按習武藝劒槊

擊刺弓弩斗刁比舊皆倍然自比歲試之於邊亦未見勝敵之效蓋士卒服習止軍中一事耳至於百戰百勝則自有道不可不察也臣訪聞凡將下兵皆蚤晚兩教新募之士或終日不得休息士卒極以為苦頃歲西鄙用兵士自內郡往即戰地皆奮踴而去以免教為喜先朝留意軍事每歲遣官按閱錫賚豐厚遷補峻速士心猶且如此臣觀今日所以厚之者不如先朝而所以勞之者如舊臣竊以為疑也古之名將如李牧王翦將用

人之死力必椎牛釃酒聽其佚樂養而不試士皆投石超距踴躍思奮而後用之故所向無敵今平居無事朝夕虐之以教閱使無遺力以治生事衣食殫盡憔悴無聊緩急安得其死力臣請使禁軍除新募未習之人其餘日止一教使得以其餘力為生異日驅以征伐其樂致死以報朝廷宜愈於前日也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乞差官與黃廉同體量蜀茶狀 二十五日

右臣近曾奏言益利等路茶事司以買賣茶虐害四路

生靈朝廷已差黄廉體量利害乞先罷茶官陸師閔職任使四路官吏不憂後患敢以實害盡告黄廉今聞朝廷却差黄廉就領茶事臣竊以為黄廉若以專使按榷茶之弊則身無利害茶事巨細勢必具陳若身自領茶事有課利增損虧計盈虚之責則茶之為害勢必不肯盡言兼朝廷本為遠民無告特遣此使使事未達而就除外官小民無知必謂朝廷安於虐民重於改法此事體大宜速有以救之朝廷必謂陸師閔蠹害四路為日

已久不欲别差替人淹延歲月因黄廉在彼即行替罷事雖稍便理有未盡臣欲乞選差清强官一人與黄廉同共體量候了日赴闕面奏利害所貴不敢隱蔽茶弊四路之人終被德澤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乞以發運司米救淮南饑民狀二十八日

右臣伏見淮南旱災民食踴貴朝廷特令截留上供米三十萬石以濟其急卹民之深異時所未嘗有然臣訪聞本路自正月以來以義倉常平糧斛逐旋賑濟約至

夏中麥熟稍得給足不意今來旱勢益甚夏麥無望而秋收之期遠在百日之外雖有前件截留上供米分在一路恐未能遍及饑民訪聞發運司逐年將糴糴本錢一百萬貫趂賤糴米以代諸路違限上供米數外或遇米貴亦出賣收息臣欲乞指揮發運司約定今年合留代上供外其餘權令只依元買價盡數支撥於諸郡出賣不得收息仍先具若干留代上供若干可以出賣及元買價例申奏所貴米數稍多救接饑饉可以支持至

秋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論明堂神位狀 五月六日

右臣聞三代常祀一歲九祭天再祭地皆天子親之故於其祭也或祭昊天或祭五天或獨祭一天或祭皇地祇或祭神州地祇要於一歲而親祀必遍降及近世歲之常祀皆有司攝事三歲而後一親祀親祀之疎數古今之變相遠如此然則其禮之不同蓋亦其勢然也謹按國朝舊典冬至圓丘必兼饗天地從祀百神若其有

故不祀圜丘別行他禮或大雩於南郊或大饗於明堂或恭謝於大慶皆用圜丘禮樂神位其意以為皇帝不可以三年而不親祀天地百神故也臣竊見皇祐明堂遵用此法最為得禮之變自皇祐以後凡祀明堂或用鄭氏說獨祀五天帝或用王氏說獨祀昊天上帝雖於古學各有援據而考之國朝之舊則為失當蓋儒者泥古而不知今以天子每歲親祀之儀而議皇帝三年親祀之禮是以若比其踈也今者皇帝陛下對越天命逾

年即位將以九月有事於明堂義當並見天地遍禮百神躬薦誠心以格靈貺臣恐有司不達禮意以古非今執取王鄭偏說以亂本朝大典夫禮沿人情人情所安天意必順今皇帝陛下始親祠事而天地百神無不咸秩豈不俯合人情仰符天意臣愚欲乞明詔禮官令秋明堂用皇祐明堂典禮庶幾精誠陟降溥及上下謹錄

奏聞伏候勑旨

乞借常平錢買上供及諸州軍粮狀 初八日

右臣聞自古經制國用之術以為穀帛民之所生也故斂而藏之於官錢幣國之所為也故發而散之於民其意常以所有易其所無有無相交而國用足焉故自熙寧以前民間兩税皆用米麥布帛雖有沿納諸色雜錢然皆以穀帛折納蓋未嘗納錢也錢之入官者惟有茶鹽酒税雜利而已然方是時東南諸郡猶苦乏錢錢重物輕有錢荒之患自熙寧以來民間出錢免役又出常平息錢官庫之錢貫朽而不可較民間官錢搜索殆盡

市井所用多私鑄小錢有無不交田夫蠶婦力作而無所售常平役錢山積而無救饑饉葢自十餘年間積成此弊於今極矣朝廷近日雖已減損常平罷放免役使民休息然而錢積於官無宣洩之道民無見錢百物益賤譬如饑人雖已得食而無所取飲久渴不治亦能致死臣竊見國朝建立京邑因周之舊不因山河之固以兵屯為嶮岨祖宗以來漕運東南廣蓄軍食内實根本外威荒徼方其盛時足支十餘年近者歲運損耗糴賣

不節太倉無五年之畜國計寡弱有識之士為之寒心至於諸路軍糧大抵無備熈寧之間東南大旱民間闕食官欲賑濟無所從得不免誅求富民斂斛石之粟以濟億萬之衆勞而無益徒以為笑然今諸路轉運司久以商賈不行農民罷病故酒稅不登收買軍器雜物封樁闕額衣糧等事故經費不足朝廷雖欲内實京師外實諸郡有司匱乏勢無所出臣欲乞指揮東南諸路轉運司各借本路常平見錢遇年豐穀帛價賤豫買三年

上供米及本路州軍諸軍三年衣糧限以三年節次收糴重立禁約不得別作支用仍於五年内收簇錢物撥還常平倉司每歲終具元借錢及所糴物及所還數提刑司保明申户部點檢有無違法聞奏應干借錢糴買事有不如法並許提刑司覺察聞奏但令泉幣通行足以鼓舞四民流轉百貨倉廩充實足以贍養諸軍備禦水旱則上下皆足公私蒙利矣如許臣所請伏乞下户部立法施行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貼黄所借常平司錢非是直取以供國用當指揮轉運司勒令如期撥還務令常平司錢久遠不匱轉運司緩急有所借使實長久之利也

言蔡京知開封府不公事第五狀　十一日

臣前四上章言蔡京知開封府推行役法明知舊法人數冗長近降聖旨許州縣相度有無妨礙至於揭簿定差亦無日限而京違此指揮差人監勒開祥兩縣一依舊法人數於數日之内差撥了當意欲擾民以沮成法

兼京曲法庇蓋段繼隆贓汙公事乞先罷京差遣催督大理寺結絕斷遣不蒙朝廷施行尋因京陳乞外任特除知真定府臣復上言真定大藩不當付新進有罪未決之人朝廷並不省錄今臣竊見成都路轉運判官蔡滕施行役法不曾相度有無妨礙督迫州縣差撥衙前定詳役法官韓維等言其害人即日降知廣濟軍臣竊詳蔡京蔡滕均是奉行役法用意刻薄欲以搔擾百姓敗壞良法而京官在侍從朝有黨人擢爲藩帥滕以官

畢無黨黙為知軍同罪異罰公議不厭臣又見大理寺
勘得李雍經開封府論段處約將父知濟州段繼隆進
奉空名狀召人承買要錢三千貫奏邢州張家假作外
甥事臣看詳李雍所告段繼隆罪名不輕若不得實即
李雍無緣不坐誣告之罪此乃官私行遣之常蔡京無
緣不知今既以段繼隆為無罪又却判放李雍自相違
背有同兒戲則其受情反覆不待勘劾而明令大理寺
乃敢公然用情恣京妄亂分析更不勘出情弊臣令訪

聞得案內本寺容縱京等不依公盡理根勘事節謹具

畫一如後

一李雍初下狀論段處約等京為處約是尚書都省

主事有官合申省勾追即判申字既而又言處約

恐未是主事抹却申字判勾餘人勒段處約分析

詣實申此一節顯是情弊段處約若係主事即合

申勾若不係主事即合直勾豈有抹却申字便不

勾追之理顯見段家關節未到京即依公申勾處

約闌節既到更免勾追

一李雍論處約賣奏薦恩澤已有錢數實狀及買賣主名自合將下狀及被論人并一行證左送所司根勘令但勾到證左信令虛妄供狀稱不是召人承買手分王士安乞送所司京執不肯只以所供虛妄狀詞為憑顯是情弊

一京既不肯根勘詰實却更分外為處約巧作方便會問進奏官奏了何人要符合處約分析臣未嘗

見官司根勘罪人不令兩詞自相對辨卻為罪人外求證左便為了當

一京既憑衆人虛詞執李雍元狀為誣告已判一勘字即是欲勘李雍誣告之罪後來又卻抹卻勘字判一放字顯是心知李雍不是誣告不敢勘問令大理寺卻縱令京等妄稱李雍係自首故判放字臣看詳李雍只是自首同情賣官之罪即不曾自首誣告段處約之罪何緣以自首判放信意虛妄

如欺小兒大理寺官吏無緣不覺顯是用情庇蓋右乞朝廷詳酌上件四事即京之受倖曲庇段處約等上書詐不實徒二年私罪及賣官三千餘貫未入已贓罪縱無情弊其昬繆不職已當責降況有上件四事情狀甚明兼有前來差役不當與蔡滕同罪積此姦弊合行重責其大理寺官吏輙敢觀望權要用情故出蔡京情罪亦乞重行責降如朝廷未以臣言為信乞送御史臺重行根勘即見實情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乞誅竄吕惠卿狀 十九日

右臣聞漢武帝世御史大夫張湯挾持巧詐以迎合上意變亂貨幣崇長犴獄使天下重足而立幾至於亂武帝覺悟誅湯而後天下安唐德宗世宰相盧杞妬賢嫉能戕害善類力勸征伐助成暴歛使天下相率叛上至於流播德宗覺悟遂杞而後社稷復存蓋小人天賦傾邪安於不義性本陰賊尤喜害人若不死亡終必為患臣伏見前參知政事吕惠卿懐張湯之辯詐兼盧杞之

姦凶詭變多端敢行非度見利忘義黷貨無厭王安石
初任執政用之心腹安石山野之人強佷傲誕其於吏
事冥無所知惠卿指擿教導以濟其惡青苗助役議出
其手韓琦始言青苗之害先帝知琦朴忠翻然感悟欲
退安石而行琦言當時執政皆聞德音安石惶遽自失
亦累表乞退天下欣然有息肩之望矣惠卿方為小官
自知失勢上章乞對力進邪説熒惑聖聽巧回天意身
為館殿攝行内侍之職親往傳宣以起安石肆其偽辨

破難琦說仍為安石書刼持上下之策大率多用刑獄以震動天下自是諍臣吞聲有識喪氣而天下靡然矣至於排擊忠良引用邪黨惠卿之力十居八九其後又建手實簿法尺椽寸土撿括無遺雞豚狗彘抄劄殆遍專用告訐推析毫毛鞭箠交下帋筆翔貴小民怨苦甚於苗役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結甲赴官不遺一户上下騷動不安其生遂致河北人户流移雖上等富家有驅領車牛懷挾金銀流入襄鄧者旋又興起大獄以

恐脅士人如鄭俠王安國之徒僅保首領而去原其害
心本欲株連蔓引塗汙公卿不止如此獨賴先帝天姿
仁聖每事裁抑故惠卿不得窮極其惡不然安常守道
之士無噍類矣既而惠卿自以贓罪被黜於是力陳邊
事以中上心其在延安始變軍制雜用蕃漢上與馮京
異論下與蔡延慶等力爭惟黨人徐禧助之遂行其説
違背物情壞亂邊政至今為患西戎無變妄奏警急擅
領大衆涉入虜境竟不見敵還延而歸糜費資糧棄捐

戈甲以巨萬計恣行欺罔坦若無人立石紀功使西戎曉然知朝廷有吞滅靈夏之意自是戎人怨畔邊鄙騷動河隴困竭海内疲勞永樂之敗大將徐禧本惠卿自布衣中保薦擢任始終協議遂付邊政敗聲始聞震動宸極循致不豫初實由此邊釁一生至今為梗及其移領河東大發人牛耕葭蘆吳堡兩寨生地托以重兵方敢布種投種而歸不敢復視及至秋成復以重兵防托收刈所得率皆秕稗雨中收穫即時腐爛惠卿張皇其

數牒轉運司交割妄言可罷饋運其實所費不貲而無絲毫之利遑臣畏憚皆不敢言此則惠卿立朝事迹一二雖復肆諸市朝不為過也若其私行險薄非人所為雖閭閻下賤有不食其餘者安石之於惠卿有卵翼之恩有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為一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權位既均勢力相軋反眼相噬化為讎敵始安石罷相以執政薦惠卿既以得位恐安石復用遂起王安國李士寧之獄以捉其歸安石覺之被召即起迭

相攻擊期致死地安石之黨言惠卿使華亭知縣張若濟借豪民朱華等錢置買田產使舅鄭膺請奪民田使僧文捷請奪天竺僧舍朝廷遣蹇周輔推鞫其事獄將具而安石罷去故事不復究案在御史可覆視也惠卿言安石相與為姦發其私書其一曰無使齊年知齊年者馮京也京安石皆生於辛酉故謂之齊年先帝猶薄其罪惠卿復發其一曰無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與安石出肺肝託妻子平居相結惟恐不深故雖欺

君之言見於尺牘不復疑間惠卿方其無事巳一一收録以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遂相抉擿不遺餘力必致之死此犬彘之所不為而惠卿為之曾不愧恥天下之士見其在位側目畏之夫人君用人欲其忠信於巳必取仁於父兄信於師友然後付之以事故放麑違命也而推其仁則可以託國食子狥君也而推其忍則至於弑君樂布惟不廢彭越之命故高祖知其賢李勣惟不利李密之地故太宗許其義二人終事二主俱為名臣

何者仁心所存無施不可雖公私有異而忠厚不殊至於吕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背逆人理世所共疑故吕布見誅於曹公而牢之見殺於桓氏皆以其平生反覆勢不可存夫曹桓古之姦雄駕御英豪何所不有然推究利害終畏此人今朝廷選用忠信惟恐不及而置惠卿於其間譬如薰蕕雜處梟鸞並棲不惟勢不兩立兼亦惡者必勝況自去歲以來朝廷廢吳居厚

呂嘉問蹇周輔宋用臣李憲王中正等或以牟利或以黷兵一事害民皆不得逃譴令惠卿身兼衆惡自知罪大而欲以閑地自免天下公議未肯赦之然近日言事之官論奏姦邪至於鄧綰李定之徒微細畢舉而不及惠卿者蓋其凶悍猜忍如蝮蠍萬一復用睚眦必報是以言者未肯輕發臣愚惷寡慮以爲備位言責與元惡同時而畏避隱忍辜負朝廷是以不憚死亡獻此愚直伏乞陛下斷自聖意略正典刑縱未以汙鈇鑕猶當追

削官職投畀四裔以禦魑魅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貼黄吕惠卿用事於朝首尾十餘年操執威柄凶燄所及甚於安石引用邪黨布在朝右臣今陳其罪惡必陰有爲之游説以破臣言者唯聖明照詧不使孤忠横爲朋黨所害

再乞差官同黄廉體量茶法狀　二十一日

右臣近奏乞選差清强官與黄廉同體量蜀中茶法尋蒙朝廷差杜紘前去既而詳定編勑所奏留杜紘紘既

不行而蜀中茶法至今未見差人同黄廉體量伏乞檢
臣前奏别選差一人所貴黄廉不敢以課利增虧自作
身計盡具茶法利害聞奏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再言役法劄子

臣聞世無不弊之法雖三代聖人之政不免有害故神
而明之存乎其人臣竊見朝廷近罷免役行差役小民
初免出錢鼓舞相慶士大夫因民之喜以為差役一行
可坐而無事矣臣之愚意以為免役之害雖去而差役

之弊亦不可不知也是以推言其故而陛下察之國朝因隋唐之舊州縣百役並差鄉户人致其力以供上使歲月番休勞佚相代吏若循理不以非法加民則被役之人本無大苦然役人既是税户家有田産誅求不得吏少廉慎凡有所須不免侵取故祖宗之世天下役人除正役勞費之外上自衙前有公使厨宅庫之苦中至散從官手力有打草供柴之勞下至耆長壯丁有歲時饋遺之費習以成俗恬不為怪民被差役如遭寇虜神宗

皇帝照知此害始議立免役之法前弊雖解而所取役錢多收寛剰民間難得見錢日益貧瘁今朝廷既已復行差役除見議衙前差募未有成法外其餘耆户長弓手散從等役一切定差貪官暴吏私竊以此相賀何者市井之人應募充役家力既非富厚生長習見官司官吏雖欲侵漁無所措手令耕稼之民性如麋鹿一入州縣已自懾怖而况家有田業求無不應自非廉吏誰不動心妄意朝廷既行差役凡百侵擾當復如舊訪聞見

今諸路此弊已行臣恐稍經歲月舊俗滋長役人困苦必有反思免役之便者其於聖政為損不細頃者朝廷初革衆弊士懷異議多被遷逐睥睨新政幸其不成者非一人也若此弊不除使民有怨言彼立異之人他日必指以為事臣欲乞明降詔書丁寧戒勑監司長吏使知朝廷愛惜鄉差役人與神宗朝愛惜雇募役人無異應係自前約束官吏侵擾役人條貫使刑部録出具委無漏落雕印頒下令一切如舊出牓州縣使民知之仍

常加督察有犯不赦應監司所部有犯不能覺察致因
事發露者重其坐庶幾民被差役之利而無差役之害
然後天下蒙賜深矣取進止

欒城集卷三十八